

265



被剝奪了的童年

彼列拉·高梅斯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現代文學譯叢

被剝奪了的童年

葡萄牙 彼列拉·高梅斯著

達 愷 囂 林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被剝奪了的童年

著者 彼列拉·高梅斯

譯者 達愷 冀林

分類.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084 開本. 762×1067 1/25 印張. 10 $\frac{8}{25}$

字數. 174 000 定價頁. 139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8 000 冊

1—8 000

定價 九角七分

出版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經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務本圖記製版所製版

新中央印刷所印刷

上海康定路一五八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ПЕРЕЙРА ГОМЕС
ЛИШЕННЫЕ ДЕТСТ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是葡萄牙共產黨員，在一九四九年爲葡萄牙薩拉查反動政府迫害致死。作者通過葡萄牙某磚瓦廠幾個童工的悲慘遭遇，描繪出在葡萄牙反動政府及其美國主子的桎梏下，葡萄牙人民生活的一隅。本書是對屠殺葡萄牙人民的血腥劊子手薩拉查法西斯統治的血淚控訴。

序

費·凱林

當血腥的戰爭挑撥者在華盛頓和倫敦準備進行新的反人類的罪惡勾當的時候，當美國侵略者假借聯合國的旗幟，對朝鮮和中國人民使用令人髮指的細菌武器的時候，一九五二年四月，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保衛兒童代表大會上，響起了全世界億萬純樸人民的代表的保護兒童——未來的建設者——的正義呼聲。兒童像鮮花一樣，需要陽光。但是在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國家裏，千萬萬的兒童被剝奪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光明和溫暖；他們被註定要遭到飢餓、貧困、無知和死亡。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軍備競賽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學校關閉，兒童的疾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只有在蘇聯，在自由的中國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孩子們幸福的童年才有保障。

『我們的國家，』斯大林同志說，『跟別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我們的國家不惜用任何代價來關心孩子和對青年的培養……我認為，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蘇聯一樣會這樣關心孩子，培養孩子的。』

在維也納國際保衛兒童代表大會上發言的許多國家的代表，體現了千千萬萬政治觀點和政治信仰不同的男男女女的意志。他們都說：爲了幸福的將來，必須用一切力量來恢復和鞏固各國人

民之間的和平，保護孩子們不受戰爭和饑餓的威脅。

大會的每次會議都是在「孩子們需要和平，正像鮮花需要陽光」的口號下進行的。在大會召開前，還用這條標語為書名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裏，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收集了許多事實，描繪出資本主義國家兒童的生活慘象。

在保衛和平、保衛兒童的鬥爭蓬勃開展的今天，一九四四年在里斯本出版的葡萄牙共產黨員作家若阿基姆·索埃羅·彼列拉·高梅斯所著被剝奪了的童年一書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本書描寫了葡萄牙被剝奪童年的青年一代，描寫了在薩拉查統治下的地獄中，無數苦難兒童的不幸生活。可是本書的題辭——「獻給一切沒有童年的人」——還表明，作者給自己提出了一個更加重大的任務。他在這部中篇小說裏不僅描寫了薩拉查葡萄牙的兒童，同時也描寫了他們上一代的苦難生活。

被剝奪了的童年是對屠殺葡萄牙人民的血腥創子手薩拉查的法西斯政體的血淚控訴。

從西班牙王位戰爭時起，迄今二百多年，葡萄牙實際上一直處在英國的「保護」下。後來葡萄牙又成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同盟者。現在這個國家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壟斷資本家把自己的競爭者英國，從葡萄牙大多數國民經濟部門中排擠了出去。葡萄牙的發電站、電氣工業、鐵道、煤礦、鐵礦、鎢礦、錫礦和銅礦，都轉為美國許多托萊斯和康采

● 薩拉查，一九二八年任財政部長，一九三〇年獲墨索里尼成立法西斯組織「國民同盟」，自一九三二年任總理以來，成為葡萄牙的獨裁者。

恩所掌握。美國的擴張政策在把薩拉查政府拖進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以後更變本加厲了，這樣一來，就把葡萄牙以及它的殖民地變成了美國的軍事基地。薩拉查匪幫們馴順地執行着他們的主子——美帝國主義者——的一切命令，卑躬屈節地把亞述羣島和綠角羣島交由他們的外國主子支配，在那裏建立海軍和空軍基地網，並且剝奪人民的錢購買兵艦、坦克、飛機和各種武器。

被法西斯法官們宣判長期監禁並剝奪公民權的葡萄牙共產黨總書記阿爾瓦羅·庫納爾，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在里斯本法庭上的演說中揭露了薩拉查的血腥統治，用鮮明的色彩描繪出葡萄牙的悲慘境況。與國際各壟斷集團、托辣斯有密切連繫的反動資產階級統治，使葡萄牙人民陷於赤貧。大小工廠不斷倒閉，千百萬勞動者被逐出工廠大門。在這擁有二百餘萬公頃荒地的國家裏竟有大批僱農失業；許多產品都由國外輸入，雖然葡萄牙的農業完全有可能生產那些東西。

二十六年以來，薩拉查實行專制獨裁，聽任外國帝國主義支配葡萄牙，結果使一個本來並不貧困的國家——既有進行海外貿易的有利位置和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又有動力資源和豐富礦藏的葡萄牙——成為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國家之一。

『假使它（葡萄牙）的自然財富，』阿爾瓦羅·庫納爾在他的那篇揭露性的演說中說，『能好好利用的話，所有葡萄牙人都能豐衣足食……可是葡萄牙人民却貧困不堪，而統治階級和政府首腦們却窮奢極侈。』

如此貧苦的生活條件，使葡萄牙的兒童死亡率不斷增加，賣淫和犯罪之風日盛。

葡萄牙紡織女工克洛蒂爾達，通過莫斯科無線電台寄給了三山紡織廠女工們一封信，她寫到自己國內的勞動者和孩子們的生活時說道：

『在葡萄牙，生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貧困，物價天天上漲，工廠倒閉，工資減少。大多數工廠，特別是紡織廠，一星期只能做上三天工……』

『同志們，要是你們能看到薩拉查葡萄牙的孩子們穿的是什麼衣服，你們一定會大吃一驚。我們這些在貧窮中長大的女工，老是過着苦日子，對於這件事已經不再感到驚奇了。我早晨去上工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的孩子在垃圾箱裏亂翻，想找一點魚頭、魚尾、麵包或爛水果。這些孩子吃的就是這些東西。我常常把自己的麵包給這些孩子，自己那晚上就得挨餓。同志們，這並不是對你們撒謊。我有好幾次把衣服給那些孩子，其實我自己也沒有衣服穿。我知道我這種施捨是無濟於事的，但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不能對工人的孩子們的貧困生活漠不關心。不，要以爲這些孩子的父母不喜歡看到自己的孩子收拾得頭清臉白，而是他們的工資實在太少了，使他們沒有能力這樣做……』

克洛蒂爾達在信的結尾表示：葡萄牙人民永遠不會跟蘇聯、跟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作戰，並表示對出賣國家利益的薩拉查匪幫的鬥爭絕不鬆懈。

真的，葡萄牙的勞動人民對薩拉查的暴政——把國家導致嚴重經濟危機，並把國家推向戰爭道路——從沒有停止過鬥爭。

現在，葡萄牙各階層人民的代表——工人、農民、進步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們都紛紛參加民族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民主統一的組織。在這個運動中，葡萄牙共產黨起着領導和指導作用。

企業部門中經常發生罷工。工人們團結在『統一委員會』之中，而農民們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了羣衆性的遊行，他們要求土地和工作。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地下工作者經常出版葡萄牙共產黨的戰鬥機關報——前進報。和平擁護者的隊伍在城市和鄉村中擴大了。將近有十萬人在世界和平理事會關於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的決議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薩拉查政府對這些勞動者的行動報以極其恐怖的手段。在民族民主運動行列中鬥爭着的工人、農民、進步知識分子的代表——學者、作家、藝術家——都遭到了逮捕。薩拉查和他的黨徒，特別對這次運動的靈魂，葡萄牙共產黨，進行攻擊。在薩拉查地獄的監獄和刑訊室中，共產黨員遭到了嚴刑拷問，像逃犯一樣地被槍殺。有時被他們殺死的人却說成是自殺的。一九五〇年葡萄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米列頓·別薩·里貝洛，就在塔拉法爾的『慢性死亡營』中被折磨死的。但是薩拉查匪幫的暴行和恐怖，並不能摧折葡萄牙人民對鬥爭和勝利的信心。

葡萄牙的進步文學是跟人民一起生活着、鬥爭着。在葡萄牙進步文學中出現了許多卓越的名字，如和平鬥爭積極參加者、長篇小說作家若熱·費雷拉·捷·卡什特羅，爲蘇聯讀者熟知的長篇小說方加的作者阿耳維斯·烈陀爾等。人民憤怒的火焰在反法西斯的詩篇中燃燒着。阿爾明

陀·羅德里蓋薩和其他葡萄牙進步詩人，在獄中或是在放逐中所寫的詩篇，在人民中間流傳着，傳遍全國。和薩拉查制度所作的鬥爭還反映在葡萄牙的民間文學中。

我們出版的彼列拉·高梅斯的中篇小說被剝奪了的童年，是葡萄牙進步文學中的一部優秀作品。

本書作者本身就非常值得注意。天才的作家、出版家、社會事業活動家若阿基姆·索埃羅·彼列拉·高梅斯（一九〇九——一九四九）是葡萄牙人民真正的代表。他是地下反法西斯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葡萄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從事地下的印刷工作，在農民中進行着宣傳工作。一九四四年五月，彼列拉·高梅斯領導阿耳揚德拉省工人和僱農大罷工；參加這次罷工的有四萬人以上。罷工者不僅提出了經濟的要求，他們堅持着要求政府內部方針完全改變，要求與德國希特勒決裂。政府對勞動人民的行動却報以加強鎮壓與大逮捕。

彼列拉·高梅斯被宣佈不受法律保護，薩拉查的密探們在搜尋他，每一分鐘都有危險。他進行了六年各種不同的鬥爭。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彼列拉·高梅斯並沒有終止反對血腥獨裁薩拉查的鬥爭。他在人民心靈中激起了對獨裁政府的反抗。但他的舊病加劇。他在掩護他避開警察耳目的幾個農民的照顧下與世長辭了。熱斯塔索村的居民們不願薩拉查的恐怖手段，給自己的朋友隆重地舉行了最後一次儀式。高梅斯的葬禮變成了強大的政治遊行。居民們高唱着葡萄牙國歌。

被剝奪了的童年是作者第一本也是唯一的偉大的藝術作品。他因為完全浸沉在政治工作中，

並且被迫經常改變住址，所以他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來從事文學工作。高梅斯死前不久會開始寫第二部長篇小說同志們——描寫葡萄牙地下革命的生涯——可是竟不能寫完。然而被剝奪了的童年的社會、政治和藝術的意義是這樣偉大，僅只這一本書就可以使彼列拉·高梅斯在我們時代的進步作家中有權利獲得尊敬的位置。

高梅斯所寫的這本書，也像他本人一樣，有一大段偉大的歷史。它在八年前就出版了，它好容易通過了檢查的關口。但是政府很快地就恍然大悟，下令逮捕作者，吩咐銷毀他的書。可是高梅斯的中篇小說的影響是不能為警察局的禁令所銷毀和變更的。被剝奪了的童年已經堅固地列入葡萄牙文學的金庫。這本書在國外不斷地再版，並被譯成了好幾種別國民族的語言。

中篇小說被剝奪了的童年的成功的原因在哪裏呢？並不僅是因為這本書有純文藝的價值，還在於作者描繪的技能，在於他活生生地創造了真摯的令人難以忘卻的性格，描繪出勞動人民生活的現實景象的才能。彼列拉·高梅斯的中篇小說最特出的是有一種能引起社會憤慨的力量。爲了免得引起薩拉查的檢查機關的懷疑，作者不得不利用伊索的語言，諷諭和暗示。他甚至還給自己的中篇小說取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名稱『愛什台羅斯』。按葡萄牙文的意思就是這本小說的主角——孩子們——所工作的磚瓦廠附近的許多小溝的總稱。但是他已經在這本書的標題上揭露了這本書的真正的主题思想——指出葡萄牙勞動人民的孩子們艱苦的生活條件。

我們在高梅斯的中篇小說中找不到一個直接提到獨裁者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是公開攻擊這血腥統治的。但整個小說還是帶着鮮明的社會性，它的主要的角色是葡萄牙人民，是跟寄生蟲、

罪犯集團、國家政權掠奪者對立的、被壓迫的普通人民。

小說裏一點兒也沒有提到革命鬥爭。作者儘量避免一切肯定的字眼。他甚至連展開這部小說的情節所在的里斯本企業的名稱也沒說出來。寫到成年人——葡萄牙窮人的代表人物時，作者經常用綽號；他這樣做的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彼列拉·高梅斯獨特地巧妙地利用了自己隱蔽的語言。小說中沒有出場的人物——小加依金雅什的父親，一個革命者，被迫出亡的彼德羅，是葡萄牙人民解放鬥爭的代表，全部作品裏提到了他。理解小說被剝奪了的童年社會傾向的鑰匙是在書的最後部份：被關在監獄中的一夥小孩的首領，勇敢和有進取心的日涅托，他相信他的同志們會來救他，就像那次發風暴的時候一樣會來救他。他替他們考慮着新的計劃，顯然，這不是爲饑餓所迫跑到有錢人的菓園裏去偷菓子的計劃，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型。日涅托在窗子旁聽到了他的小朋友加依金雅什平時唱給他聽的歌。但是『歌手加依金雅什已經和漂泊者薩吉走上茫茫的征途去找尋自己的父親了。當找到父親的時候，就和他一起回來，解放自己的朋友日涅托，並且把磚瓦廠裏所有的孩子——沒有童年的孩子們——送到學校裏去。』

彼列拉·高梅斯像一個偉大的巨匠，極盡細緻淋漓地描寫出一大羣孩子的生活，創造了他們的形象。這羣孩子沒有童年，從小就被迫到陳舊的、條件很壞的、技術落後的磚瓦廠中去工作。並且接連不斷的失業現象把孩子們趕到街上，只得要飯和過着流浪生活。這真是薩拉查的地獄。可是這些不可忍受的生活條件，並沒有毀掉里斯本城外孩子們的生活意志，並沒有把他們變成啞口無言和沒有感覺的工人。作者以極大的熱忱指出了他的少年英雄所特有的優點：心地純潔，充

滿友誼，在考驗面前勇敢而且堅強。

在艱苦中成長的孩子們保持着生活的樂觀，思想的大胆。他們懂得他們主要的敵人是富翁以及保護和支持他們的人：政府和警察。孩子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們不願意像他們上一代那樣地生活。

在讀者面前出現了一幅鮮明的、令人不能遺忘的孩子的形象：孩子們的機智而有天才的首領日涅托；善講故事的薩吉；幻想很多的歌手加依金雅什；熱愛機器的馬基涅塔和別的孩子們。無疑地，作者的功績在於他描寫那些孩子的時候，擺脫了一切甜蜜或傷感的心理。高梅斯熱愛自己的小主角，凡是對孩子們有危險的，並且可以促使他們去犯罪的地方，他的眼睛便一分鐘也不肯離開。可是整篇小說却貫通着革命的思想體系，孩子被困苦的生活所迫即使淪為小偷和做其他的『犯罪行為』，這對於他們來說也不過是反對富翁——折磨者——的一種獨特方式，事實上他們都渴望獲得光榮的勞動。

我們已經指出，中篇小說被剝奪了的童年不是給孩子、而是給成年讀者看的。實際上『父親們』悲慘的命運不是本書單純的藝術背景。作者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率直的說明，而是以自己中篇小說的整個內容來說明——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把那些被生活所摧殘的、聽從天命或迷失方向的父輩們和那些不受約束、動輒暴動的少年們對照起來，這就是理解作者思想的鑰匙。

小加依金雅什的父親想為紡織廠女工的孩子們組織托兒所，就被列入黑名單，被迫出亡。在他離開的時候，他囑咐自己的妻子瑪達列娜，使他的兒子受教育，使他有出色的才能。他希望兒

子成爲一個醫生，以便將來可以用自己的學識來減輕窮人的苦楚。瑪達列娜想實行丈夫對她的囑咐。她在一個令人討厭的不講衛生的工廠裏當紡織女工；肺結核症剝奪了她的力量。她病得很重，失去了自己微薄的工資，被迫使兒子停學了，因為她沒有錢替他付學費。並且也沒有人會去幫助這個孩子，他就失去了受教育的希望。

小說中寫到另一個成年人馬努愛爾·波捷（船夫）的歷史。他在捷若河上可怕的風暴中失去了自己的小船，長時期找不到工作；他好不容易才當了港口的卸貨工人。馬努愛爾像瑪達列娜一樣，是這樣一個勤勉、真誠、對別人的痛苦表示同情的人。但是長時期接連不斷的失意，經常爲了一塊麵包而担心，使他變得殘暴和沮喪。他因爲找不到一條道路可以爲爭取美好的生活而鬥爭，只好酗酒來解悶了。

小說中的統治階級的代表，集中在百萬富翁卡什特羅——整個地區中最有權力的主人——的形象上。這個可怕的殘暴的形象，在小說中描寫到里斯本近郊水災的情節中，表現了醜惡的面目。具有極大摧毀力的洪水以無法挽救的災難威脅着勞動居民。成千人的生命有賴於卡什特羅的拯救，但是他却有意識地延遲派救生船去拯救這些人們。對他來說，水淹的地區沒有商業上的利害關係。當作者指出了里斯本富翁在洪水爲害時的行爲，當他描寫到他們像旅行家一樣地來到山頂觀賞眼前的「生動如畫」的場面時，這種徹頭徹尾的揭露獲得了非凡的力量。

彼列拉·高梅斯在他自己的小說中用暗示、隱喻的筆調使讀者們相信，不久就要發生新的前所未有的洪水，到那時葡萄牙人民的憤怒就要沖決堤岸，血腥的獨裁和法西斯統治就將一去不復

返。

毫無疑問，這本小說會獲得蘇聯讀者熱烈的反應，在蘇聯是沒有『被剝奪了的童年』的人。那裏的孩子都被偉大的、熱烈的斯大林的愛溫暖着。

目次

序

被剥夺了的童年

秋

冬

春

夏

五

无

三

一

主要人物表

日涅托——磚瓦廠的童工。

薩吉——磚瓦廠的童工。

馬列索——磚瓦廠的童工。

蓋澤里雅什——磚瓦廠的童工。

馬基涅塔——本名馬努愛耳，磚瓦廠的童工。

柯卡——磚瓦廠的童工。

加依金雅什——本名若昂·豐謝卡，磚瓦廠的童工。

阿爾士林奧——卡什特羅的兒子。

傑·維森捷——磚瓦廠老闆。

卡什特羅——大地主。

瑪達列娜——紡織工人，加依金雅什的媽媽。

蘿查——紡織工人。

阿爾林陀——年輕的掘土工人。